

散文

虎气

刘彦章

周口这地方,杂技是出了名的。这几年,央视的“杂技春晚”,都在周口办。“北有吴桥,南有周口”,行里人都认。杂技这行当,汉朝叫“百戏”,近代叫“杂耍”,新中国成立后,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,给“杂技”命了名。

表演杂技是顶有意思的营生,不光人演,动物也演。马戏班里,除了马、骆驼,还有虎、狮、熊、猴、狼、鹿……热热闹闹的。世界各地,看客不论民族不论老少,都爱欣赏这些萌宠表演。它们能成角儿,全靠背后的驯养师。

王怀便是这么个驯养师。他是项城南顿镇马旗村的,属虎,今年七十六,跟动物打交道三十多年了。

项城“余家杂技”传了百十年,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“余家杂技”训练基地,我见着了王怀发。

老王看起来不过六十,气血充盈,走路带风,腰板直挺。他伺候这群动物明星的吃喝拉撒、驯养玩耍,在那狮吼虎啸、让人腿软的猛兽园里,倒像个自在的王。

——狗鼻子灵,大老远望见我愁了,夹着尾巴跑,丢了魂儿一样。

家里想养条狗,试了几回,狗都不敢吃食,生生饿死了。

有个朋友不信,非要我帮他驯狗。还没进驯养场,那狗就前爪扒地,屁股往后坐,死活不肯挪步。硬拽进来,好家伙,吓得直拉稀!老虎一吼

叫,真能吓死狗——那可是条烈犬呐!

我夜里骑车过王家坟,夜再黑、雨再大,从不怕。为啥?神鬼见我,都绕着走!

“爷爷,你一身虎味儿!”

小孙子小孙女倒不怕我,就是我身上这狮虎的膈气,冲得很!

老虎狮子夜里一叫,二里外耳朵都得竖起来。

这附近,谁家也养不住狗。……

老虎狮子能活三十多年。

老虎狮子习性相类,都是五六岁开始发情求偶,怀胎一百一十五天左右,前后不差几天。一年下两窝,一窝两三只,多的四五只。虎崽生下来才两三斤,很快就得抱出来人工喂养——怕被大虎压着、踩着。虎崽不见了,母虎一开始也急得转圈儿找,但过两天就会忘了这事儿。肉食东西,对小米粥、面糊糊闻都不闻,只认奶(如狗奶,而非配方奶粉)。喂个把月,就能吃肉了,起初一斤左右,逐渐增加,没多久连骨头带肉,吞得精光。

母虎生完,会把胎衣吃了,地上的血迹也舔得干干净净。每只小虎,都收拾得溜光水滑。

虎崽跟奶娃似的,爱亲近人,会撒娇,要人疼。每天老王拿小棍赶着它们在院里溜达。玩累了,推它屁股它也不动,就歇着。你坐下,它们就围过来,亲亲热热偎着你,像一群小跟

班。

老虎狮子长到半岁,就能驯了。学的把式不少:打坐、打滚、上高凳、钻火圈、直立走、滚铁球、走梅花桩、踩大轮……两个月基本学会,就能登台。

怎么驯?

上午下午都驯,一天不能断。所有把式得按着顺序来,演出时也不能变——老虎记性直,顺序乱了,就蒙。

比方教打坐,拿根指头粗细一米多长的白蜡杆子,杆头儿插块鸡肉,往上引导。小虎自然举起前爪,作拘捧状。这时停一停——赏块鸡脖子。再驯,再赏,它就记住了。

教打滚——等它卧下,用棍儿轻捣它耳朵内侧,一碰就翻身。趴稳了,给肉。反复驯,棍子一晃,它就知道,翻身有肉吃。

钻火圈难些。先钻空圈。靠墙放着,外边站人,后边赶虎。熟了,圈上绑少量棉絮,蘸柴油——汽油不行,火太猛。点火,火苗子小小的,似有似无,再慢慢加大。虎习惯了,就成了。

滚铁球也有趣。铁球直径约一米,特制的,满身窟窿眼儿,好抓。引虎上去,另一人在后头扶着,让它四爪抓稳,蹲在球顶。等它不怕了,慢慢推球,千万不能捧着。一点一点,虎就有了胆量,越滚越稳,潇洒得很。

别的把式,大致如此。总要循序渐进、因材施教。当然也有笨的、懒

的,打死不学,又不能真打——猛兽发了威,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动物跟人一样,有伶俐的,有愚钝的。实在驯不成,只有让它当群众演员。

驯兽非得两个人不可,一为安全,一为互相照应。

还得空着肚子驯,练完了再喂。

猛兽一天一顿饭,多在午后两点前后。喂鸡架、鸭子、牛肉,多的十几斤,少的五六斤。狮虎吃肉,风卷残云,骨头渣儿都不剩,米面蔬菜,饿死也不瞧。

食肉动物,粪便极臭,得天天冲洗。老王身上那虎气,从里到外,洗不掉。

“猛兽重地,切勿靠近。”这园子外人不能进,隔着铁栅栏,虎爪能伸出来,抓着可不是玩儿的。猴子胳膊细,能伸出一尺长,拍照,可得当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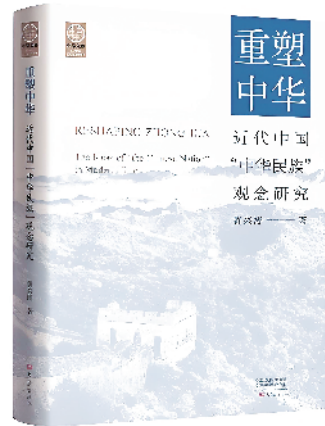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动物,都是在杂技团里繁育的。每只动物体内都植有芯片,在国家林业部门备了案。一级保护动物,金贵得很呐。它们在这儿过得自在,左邻右舍,处得和睦,天天在大场子里跑跳嬉闹,倒也快活。

……

人养虎三十年,虎养人一身气。你说,这虎气是什么?

是三十年与兽同行的印记?是猛兽褪不去的野性?是生命与生命互相熏染的证明?

老王把这身虎气穿成了铠甲,也把这群猛兽护成了家人。

书香周口
悦读推荐于百年烟云中
溯“中华民族”之源

《重塑中华：近代中国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研究》
黄兴涛 著
大象出版社 出版

凡中国人,对“中华民族”的概念都不陌生,可要问其由来,多数人会一时语塞。《重塑中华:近代中国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研究》一书,为我们揭开了谜底。作者黄兴涛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,他潜心研究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近20年,通过精心考证,系统全面呈现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孕育、形成、确立、传播和普及的历史全过程。

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的传播与认同,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现象,它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、国家命运。该书以“中华民族”概念为核心,讲述从清代到全面抗战

时期,这一观念从酝酿、确立,到传播、强化、普及的完整历程。

“中华”与“中国”紧密相连。关于“中国”何时成为现代国家名号,中外普遍认为是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,黄兴涛教授却指出这是想当然。他认为“中国”一词是数千年来王朝国家通称,晚清时已重塑为现代国家名称,“中华民国”沿用“中国”是这一传统的延续。“中华民族”概念虽在20世纪初提出,但完整观念在辛亥革命后才确立。“中华民族”取代“汉族”,不仅是称谓更替,更意味着观念转变,体现了以历史、连续、融合、开放视角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发展。

本书将传统精英思想史与“新文化史”方法结合,系统深入阐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,既注重揭示历史脉络、解读典型文本、剖析重要概念,又重视分析国家体制、政党政策、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。书中强调,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伴随中西思想碰撞、古今观念交汇,展现出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,包含认知主体的情感与理智冲突、理想与现实调适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认同,反映了时代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。

若你想找一本资料丰富、视野广阔、研究细致深入的史学著述,这本《重塑中华:近代中国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研究》值得一读,它将引领我们在百年历史中探寻中华民族观念发展脉络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散文

姐姐的嫁妆

张颖

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,我拉了满满一车家具去姐姐家,有衣柜、桌子、椅子、条几等,是送给姐姐的,只为履行我小时候的诺言。

那时我家院里有两棵枣树,一棵大的,一棵小的。大的合抱粗,稠密的枝条向四周蔓延,绿叶遮天蔽日,丰收季,红彤彤的枣子挂满枝条。

枣子刚成熟时,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摘了吃,而那些最早成熟的果实往往生长在树的顶端。为了让我吃上鲜枣,姐姐会不顾危险爬到树的高处采摘。姐姐将那些闪烁着诱人光泽的像红宝石一样的枣子捧给我,我塞进嘴里,一种甜美的滋味瞬间在舌尖绽放。

这棵树也是鸟儿的乐园。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爬到树上,有时候竟忘了吃饭,母亲就会在厨房里大喊:“快下来吧,天天爬到树上,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!”我是上去看鸟窝的。我家这棵枣树又高又大,一些鸟就长期住在树上,生育儿女。

那时,乡下女孩子结婚都比较早。一年后,经人介绍,姐姐与附近大队的一个部队转业青年定了媒。随着婚期的临近,我们家要准备嫁妆了。那时,农村家庭还比较贫困,供养孩子上学都捉襟见肘,哪有余钱买陪嫁的东西?但农村的规矩,如果女方不准备嫁妆,别人是会说闲话的,所以一般人家多少都会准备几件东西。姐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自愿辍学,平时在家照顾我们,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。她为家做的贡献,父母都看在眼里,说等她出嫁时一定要陪送几件家具。我家有十几棵树,但能做家具的少之又少,要么树干细,要么弯曲不能成材。而院子里那棵大枣树正适合做衣柜。

四月初,喜鹊已产了卵,接着,斑鸠、麻雀也下了蛋。我每天放学后都会爬到大枣树上观察它们,看小鸟是否出壳,有时会捉一些虫子放在窝边,看大鸟将一条条虫子喂食幼鸟。一开始鸟儿有些惊恐,不停地喳喳叫,在我头上飞来飞去,有几次还啄我的头,我

忍着痛一动不动蹲在树杈上。时间一长,看我没有恶意,它们就放松了警惕,不再对我叽叽喳喳。

姐姐的婚期越来越近,家里决定把大枣树伐了。有一天,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回来,看到村里两个木工正用铁钎在枣树根附近掘土。我忍不住哭了,扔下书包,躺在树根上,阻止他们伐树。

吵闹声惊动了四邻,好多人过来看热闹,说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事,你姐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,你连棵树都不舍得!鸟多得是,鸟窝毁了,明年这些鸟还可以在其他树上筑巢!

母亲非常生气,晚上没有做饭。我出了院子向河边走,沿着河岸来到村西头一个爷爷家。他年轻时养过鸟,知道鸟的习性。我问他把鸟窝挪到其他树上行不行,爷爷把我拉到怀里,说:“傻孩子,你挪它的窝等于把它的房子拆了,鸟就会弃巢而去,小鸟就会饿死。”爷爷看着我,又说:“要不我跟你父母说说,看能不能不伐那棵树?”我想起姐姐,心里很难受,跟爷爷说不用了。

那晚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,一闭眼脑海中就浮现那些失去家园苦苦挣扎的雏鸟,仿佛听到它们凄厉的叫声,眼泪止不住流下来。这时,姐姐一双大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,问我是不是不舒服。我没有吭声,转身把泪水拭去。姐姐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你别难过了,我不要嫁妆了!”我猛地跳起来,抓住她的手问:“那个人会同意吗?咱爹娘会愿意吗?村里人会怎么看咱家?”姐姐说:“你不用担心,我会做爹娘的工作,至于那个人,他会理解的。”村里人怎么议论,我们就不管了!

树保住了,鸟窝保住了,可姐姐却没有嫁妆,她又一次做出了牺牲。我当时脱口而出,等我以后挣钱了,一定给她做一套好嫁妆。

我把家具送到后,姐姐说,她收下的不仅是迟来的嫁妆,更是一个男子汉的承诺。

随笔

这些小事,我告诉人民英雄纪念碑

姚化勤

年逾古稀,本该心如止水、波澜不惊了,然而,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,我仍然心潮难平——激动得如同二十六年前初次来到天安门广场,听到神舟一号成功飞天的消息时一样。那时我只觉周身热血沸腾,就把纪念碑当作飞船发射塔,走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,还像年轻小伙似的,兴奋地唱起歌:“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

在祖国七十六岁生日之际,我又来到天安门广场。这是十年前随儿子进京后养成的习惯,每逢国庆,我总会赶来,不仅是为了感受节日的气氛,也不仅是为了欣赏广场装扮一新的景象,更是因为每次国庆典礼都在这里举行,我有种回“家”为祖国母亲祝寿的幸福感。

我走近巨型花篮,望着上面“欢度国庆”几个大字出神时,手机响了。电话那端的老哥告诉我,寄给他的衣服收到了:“老弟,知道你一直记挂着我,但我现在啥都不缺。有村里照顾,我的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。要说缺什么,就缺见面聊聊天。你好几年没回村了,有空能不能回来待几

天?别再担心雨天串门弄脏鞋了,如今咱村两条街都铺了柏油、安了路灯,大多数人家连做饭都用上了天然气,条件不比城里差……”

听着老哥的话,我不禁回想起他的经历,心里百感交集。

老哥一生命运多舛。他长我三岁,和共和国同龄。读中学时高校停止招生,他虽然品学兼优,但也只能回村务农。到了该结婚的年纪,家庭出身又成了他找媳妇的一道坎。后来,我和妻子都考学离开了家乡,老哥时常帮我家干活儿。为此,父亲很是感动,多次叮嘱我别忘了老哥。

老哥年届不惑终于成了家,却留下一儿半女。两年前老伴突患重病,花光积蓄后离开了他。我以为老哥的日子肯定很难熬,便将儿子给我买的衣服寄给了他。没想到,他对生活这么乐观。听他的口气,倒是我低估了村庄的变化。其实,我对家乡的情况并不陌生,我知道乡亲们种田已经实现机械化,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但听到村里装了路灯、做饭用上了天然气,尤其是听到老哥老有所养的消息,我还是异常激动。

也许,孩子们会笑我矫情,或小题大做,如今的年轻人没经历过那些困苦岁月,哪里晓得我们童年生活的艰辛。那时老百姓吃的是粗粮野菜,穿的是补丁衣服,种田则是“爹拉犁子娘拉耙,爷奶后面打坷垃”,直累得精疲力竭。今昔对比,怎能不为祖国的巨大进步深感自豪,以至于激情难抑,急着向英烈表达感恩之情呢?

来到纪念碑前,我仰望着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八个镏金大字,心中涌起万语千言。我想告诉英烈们:你们的愿望实现了!中华儿女如今可以昂首挺胸走入任何公共场所,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尊严。即使像老哥一样的鳏寡老人,也能够吃饱穿暖了,活成了不接受“施舍”的有尊严的人。

可是,话到嘴边我却犹豫了。我突然又想: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阅兵仪式在此举行不久,英烈们看见了祖国今天的强大,还会在意我们家乡变化这样的小事吗?而这迟疑顷刻间便消失了,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纪念碑须弥座上金田起义的雕像。起义者分明在用肢体语言告诉我:祖国不仅需要国防的“强”,以防御外敌



史学杰 摄

碧波白羽